

河南省首屆
戲曲觀摩會沙劇本選

第九輯

記書喜夜
絨下報
絲牛假端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絲絨記”描寫國舅李世龍，強占白金庚之母為妾。金庚被迫沿街乞討，幸被當朝官員徐延昭收為義子，金庚念母在李府受辱，假扮貧郎到李府賣絲絨，得丫環春紅從中維力，母子得見，並與春紅訂了終身，以後發兵抄了國舅府，殺了李世龍，母子始得團圓。

“牛皋下書”劇中通過牛皋單人獨騎至金營下書，兀朮盛設軍威，皋不為所懾，酒席宴前，智激兀朮斬去四將，安全回營，表現了他粗中有細的英雄氣概。

“假報喜”是一出極富風趣的喜劇，劇中通過長工姚大喜為借年禮，机智地耍笑了丈母娘愛占小便宜的思想。

“端花”描寫一對青年姑娘在花團天真的歌舞，表現了她們對大自然的愛和對自由幸福的嚮往。

以上四個劇本，均為獲得河南省首屆戲曲會演劇本獎的優秀劇目。

河南省首屆戲曲觀摩會演劇本選

（第九輯）

絲絨記 牛皋下書 假報喜 端花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

地方國營鄭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

豫總書号：7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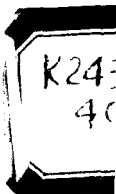
787×1092 1/32. 1 $\frac{13}{16}$ 印張·42,282字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80册

統一書号：T10105·131

定價：0.22元



絲 絨 記

(二夾弦)

开封專区代表团演出

人物:

春 紅 白金庚
孫秀英 徐延昭
徐夫人 韓 崇
眾 兵

李世龍 李 能
李 虎 趙 飛
馬 芳 門軍、甲、乙、丙。

第 一 場

(白金庚上。

白: (唱娃娃) 天失勢星斗昏, 地失勢苗無根。

蛟龍失勢沙灘困, 鳳凰失勢落鷄羣。

猛虎失勢不如犬, 好漢失勢無人問。

男兒只要有志氣, 若明月照滿乾坤。

(唱大板) 我生兩眼淚盈盈, 連把李世龍罵几声。

賊子仗勢不行正，把我母搶到他府中。

打的我父難行動，摔傷妹妹小銀平。

我的父衙門去告狀，重打四十革功名。

爹爹回店對俺講，店主東暗地听了个清。

他向爹爹要飯賬，可憐俺沒有分文銅，

他要把妹妹抵錢用，抱走了妹妹叫銀平，

爹爹一氣身得病，被店家抬到喂馬棚。

昏昏迷迷叫不醒，難壞了我生白金庚！

萬般處在無計奈，自賣自身大街中，

彎腰拾起干枯草，鬢邊插上干草挺，

含悲忍痛前行動，（道鑼响声）

忽听得道鑼响連声。

是是是來心明鏡，想必是哪家官員回府中？

將身躲在路旁等，官員過去我再行。

（四龍套，馬芳、趙飛、徐延昭上。）

徐：（唱）朝把幼主下龍庭，身坐八抬回府中。

人役開道前行動，

馬：稟王爺，道旁有一玩童，躲躲藏藏，欲行不行，不知為了何事。

徐：哦！（唱）快快帶來我問分明。（落轎）

馬：是！（轉身）那一玩童，王爺喚你轎前答話。

白：是！（唱二板）

忽听來人喚一聲，低下頭來暗想情，

有心上前去告狀，不知道這官清不清？

爹爹小店身得病，母親困在賊府中，

兩樁大事我承應，只怕是落个不孝名。

無奈何雙膝忙跪定，上前去見大人相機而行。

徐：这一玩童，你为何在路旁躲躲藏藏，欲行不行？

白：恐怕妨碍了老爺过路，因此躲躲藏藏欲行不行。

徐：头插草标，却是为何？

白：我要自賣自身。

徐：你为何要自賣自身？

白：老爺呀！（唱）

家住山西洪同郡，一到京城投靠人。

投人不遇遭窮困，爹爹店房病纏身。

房錢飯錢逼得緊，請醫吃藥沒分文。

因此我把自身賣，換銀錢搭救我父親。

徐：唔！（唱）

小小年紀不忘本，自賣自身有孝心，

老夫成全你把孝盡，我問你需要多少銀？

（白）玩童！你要多少銀兩？

白：全憑老爺賞賜。

徐：好一个会講話的玩童。玩童，我有意將你帶到我府，作一書僮，就給你身价銀子百兩，你可願意？

白：多謝老爺重賞。

徐：人役們！打道回府。（繞場。家院上）

院：迎接王爺。（轎夫、龍套下）

徐：（進門入廳）馬芳！（芳應）去到賬房取銀百兩，就叫玩童領路，去到小店，見了玩童的父親，問他願賣不願賣，如不願賣不要相強，如若願賣，將銀交付与他，就將玩童帶回府來。

馬：遵命！玩童隨我來。

白：請問大叔，这家官員，他是何人？

馬：他是万曆皇爺叔朝王爺，定國公徐延昭呀！

白：这就好了。（馬、白下）

徐：家院！請出你家夫人。

院：請夫人出堂！

〔丫环領夫人上。

夫：（唱娃娃）

听得丫环一声傳，王爺下朝轉回还。

客廳去把王爺見，進客廳深深施一礼，

再問咱主駕可安？

（白）王爺回來了？

徐：回來了。

夫：咱主可安？

徐：咱主駕安，請坐！（馬芳領白金庚上）

馬：回稟王爺！小人到了客店，見了玩童的父親，他說願賣，小人將銀交付与他，帶着玩童回來了。

徐：嗯！站在一旁。夫人，这一玩童为了父病，自賣自身，我念他孝道，買進府來做一書童。

夫：好一个孝道的玩童啊！（唱二板）

老身堂前用目睜，上下打量小玩童，

天庭飽滿面白淨，眉清目秀露聰明。

还不光長的恁好看，更可喜尊親把孝行。

俺二老年高沒有后，何不認他做螟蛉。

（白）王爺！你把这个玩童買到咱府，作何使用按？

徐：做个小小書僮。

夫：王爺！你屈了他的材料了。

徐：夫人！你意如何？

夫：我有意認他做个螟蛉义子。

徐：螟蛉义子？

夫：怎么！你不願意？

徐：我早就願意了（笑）玩童！俺有心認你做螟蛉義子，你可願意？

白：說甚么螟蛉義子，全當親生一般。爹娘請上，受兒一拜。

〔笛牌，白拜、徐、夫同笑。〕

夫：啊！王爺。如今咱有了兒子，就該給他起個名子才是。

徐：是啊！就該起個名子。叫做什么呢？這這這（想）有了，叫個徐銀龍吧！

夫：徐銀龍？好！銀龍！銀龍！我的兒啦！（同笑）啊！王爺！起了名子就該封官才是啊？

徐：這封官嗎？夫人，待到明日上殿面君，听候我主加封。

夫：哎！你是權朝國公，在家封了，再奏我主豈不是一樣嗎！

徐：如此說來封得的？

夫：封得的。

徐：好！銀龍听封！

夫：兒啦！兒啦！快快跪下（白跪）

徐：（唱二板）我的兒扎跪在大廳，你听為父把官封，
我封你七品坐知縣，

夫：王爺！你封咱那兒子一個七品知縣嗎？

徐：正是。

夫：（唱）這七品知縣官太輕。要封你就封大點，

徐：（唱）我封你五品知州管百姓。

夫：（唱）五品知州還嫌小，

徐：（唱）四品皇堂中不中？

夫：（唱）四品皇堂兒不坐，你要再向大里封。

徐：好！（唱）封你山西做巡撫，出京去亞賽小朝廷。

夫：（唱）咱兒他是我的命，居官不能離北京。

徐：（唱）闔外官員凡不坐，我封你在京做總兵。

夫：（唱）好好好！總兵官高勢力大，我兒快快謝恩情。

白：娘啊！（唱）孩兒年幼沒力气，不會使槍動刀兵。

夫：（唱）對對對咱倆只有一個子，動槍動刀我担驚。

徐：也罷！（唱）

封的低了嫌官小，封的遠了不出京。

封你文官你不坐，封你武官怕担驚。

罷罷罷，把我的官職讓與你，封你个世襲少國公。

夫：兒啦！快快謝恩

白：（唱）封的再大兒不坐，

夫：怎麼？封的再大你也不坐？

白：不坐。

徐：好腦！（唱）難道你還想篡位做朝廷？

人來！將奴才與我上了綁。

〔馬芳、趙飛上前要綁，夫人攔住。

夫：慢來！兒啦！你父王封你恁大官職，你還不坐，你還想篡位坐朝廷嗎？

白：母親啊！（唱）

你怎知孩兒有苦情。

母親哪，孩兒有血海冤仇未曾得報，哪里有心做官啊！

夫：啊！原來如此。（回問延昭）王爺！咱那兒子他有血海冤仇未曾得報，哪里有心坐官啊！

徐：哦！怎麼，咱那兒子有血海冤仇？馬芳、趙飛快快停綁，快快停綁。兒啦！起來，將你冤枉之事慢慢講來。

白：（起立。叫板）爹爹，母親啊！（唱二板）

提起了過往事淚如雨傾，不由我白金庚啼不成聲。

俺一家四口人同把京進，半途路遇見了李世龍。

賊子仗勢不行正，將我母搶到他府中。

打得我父難行動，摔傷妹妹小銀平。

俺爹店房身染病，俺娘賊府受苦情。

血海冤仇未曾報，孩兒我居官有什麼美名。

徐：（唱）听罢言來怒氣生，气得老夫二目紅。

馬芳趙飛听令，帶人馬去捉李世龍。

（白）馬芳、趙飛听令！

馬、趙：在！

徐：帶領三千人馬，將李世龍擒來見我。

馬趙：得令！

白：爹爹且慢！

徐：我兒為何阻攔？

白：俺娘被搶之後，不知落在哪里，倘若興兵去剿，賊子他必先殺了我的母親。（哭）

徐：依你之見？

白：待孩兒扮作賣絲絨的貨郎，混進他府，打探母親的下落，設法救出母親，再捉賊子不遲。

徐：此計甚妙。馬芳、趙飛！（馬、趙應聲）命你二人，去到大街買上貨箱一個，貨郎鑼鼓一把，再買絲絨彩綫多種快去！

馬趙：遵命！（馬趙下）

徐：我兒你也準備去吧！

白：遵命。（欲下）

夫：且慢！

徐：夫人為何阻攔？

夫：我兒一去，老身放心不下，你的國公大印讓我兒帶去，隨時隨地可以調取人馬，老身才得放心。

徐：就依夫人，你領我儿改扮去吧。

夫：儿呀！快随娘來吧！（同下）

徐：

第 二 場

〔白金庚上。〕

白：（唱）手搖着卜郎鼓花啦啦响，來了我巧裝改扮小貨郎。

一路行來暗思想，設計搭救我的娘。

來到賊府用目望，大大的門樓高高的牆，

官宦家与百姓多不一样，平常人怎能進廳堂。

左思右想沒法办，倒叫我生無主張。

想俺白金庚，为了搭救母親，改扮成賣絲絨綫的貨郎，本想混進賊府打探母親下落，只是賊府深宅大院，豈肯讓我進去？（想）不免搖起鼓來高声叫賣，等他府出來个僕妇丫环再作道理。

（唱）卜郎鼓搖得咚咚咚，三街六巷您是听：

姑娘小姐学刺綉，快來大街買絲絨。

南京綫，北京繩，苏州絲來杭州絨，

顏色新鮮青藍紫，还有黃綠又有紅，

扎朵花儿紅騰騰，扎个叶儿綠盈盈，

扎个蝴蝶儿扑楞楞，扎个蜜蜂活生生，

賣絲絨，賣絲絨！（搖鼓）

〔春紅上。〕

紅：（唱）耳听得街上賣絲絨，冷樓上下來小春紅。

前天國舅搶來白大嬌，要逼人家把親成。

白大嬌不從奸賊意，打到冷樓受苦情。

他派俺春紅去相勸，狗奸賊我叫你狗咬刺猬吃不成。

我在冷樓沒事干，白大嬌教俺學女紅。

綉花缺了五色綫，正好有人賣絲絨。

迈步來在大門外，見一个小貨郎面前停。

（白）哎！小貨郎，小貨郎，小貨郎！

白：聽見了！你買什麼吧小丫環？

紅：噢！你怎麼叫我小丫環呀？

白：你不是個丫環嗎？

紅：丫環倒是個丫環，我是俺太太的丫環，是俺小姐的丫環，俺這個丫環是你叫的？

白：我不叫你丫環叫你什麼？

紅：你來到俺府賣絲絨，對俺還得有個稱呼呢！

白：有個啥稱呼呀？

紅：你聽吧：（唱）

你賣絲絨到俺府，對俺丫環另稱呼，

你看着老年人叫個奶奶，你看見年少的叫個姑姑。

白：那……那俺這小貨郎也有個稱呼。

紅：你有个啥稱呼呀？

白：你聽吧：（唱）

俺賣絲絨到你府，對俺貨郎另稱呼。

見了老的叫爺爺，見了少的叫姑夫。

紅：哪！你还怪會占便宜哩呀！

白：咋！就光興你罵人？

紅：好吧！你也別占便宜，我也不罵你，咱二人平稱了吧！

白：怎樣平稱？

紅：你叫我姐姐，我叫你兄弟吧！

白：好！我就叫你姐姐。姐姐買什麼吧？

紅：我看看你的絲絨。

〔白開箱取絲絨遞與春紅。〕

白：姐姐！請你幫個忙，讓我多賣點行不？

紅：怎麼幫你個忙呀？

白：我先問你，你府里一共有多少丫環吶？

紅：不多，三八二十四名。

白：你把我帶進府去，讓他們都買些，我不就多賣了嗎。

紅：不行，你也不能進去，他們也不能出來。

白：却是為何？

紅：你不知道，您姐姐我是個丫環頭兒哩。

白：你是個丫環頭兒，這丫環頭兒就不伺候人啦吧？

紅：怎不伺候人吶，我是一面管着滿府丫環，一面伺候小姐
這幾天國舅又叫我去伺候白大爺啦。

白：你李府里怎麼有個白大爺吶？

紅：不提這位白大爺倒還罷了，提起白大爺真是好苦哇。

（唱娃娃）她祖居在洪桐，白家大樓有門庭。

自幼配夫白順青，一家四口過營生。

他的兒子白金庚，還有一女叫銀平。

（轉二八）他隨丈夫把京進，遇見國舅李世龍。

國舅將她搶進府，要逼人家把親成。

人家寧死不願意，打在冷樓受苦情。

白：（背弓、接唱）听罷言來自思量，她句句說的我的娘。

我有心實言對她講，

（夾白）不可呀。不可！（唱）還不知她是啥心腸！

設計混到冷樓上，冷樓以上見見娘。

回头我把姐姐叫，我求姐姐事一椿。

你領我進府逛一逛，也叫我外鄉人開開眼光。

紅：怪呀！（唱）

好一個奇怪的小貨郎，我看他買賣不在行。

我提起冷樓白大燴，他在一旁泪汪汪。

莫非他是白金庚，前來探望他的娘。

有心領他走一趟，國舅曉知罪難當。

少管閑事走了吧，顯得春紅太窩囊。

（夾白）也罷，（唱）行個方便把他讓，

走走走進去逛逛也無妨。

（白）兄弟！你真想進去逛逛却也不難，只是我層層門戶俱都有人把守，你跟隨姐姐不要吭聲，進得府去你也別喜，進不去你也別惱。

白：全仗姐姐。

紅：隨我來！（唱）

我替你拿着卜郎鼓，兄弟担起絲絨箱。

頭前領路把大門進，

（二門軍甲，乙上。）

甲乙：站住！（唱）哪里來的小貨郎？

紅：（唱）門軍不要把他擋，听我春紅說端詳。

他本是我的姑表弟，俺姑姑就是他的娘。

姐弟多年沒見面，特來与俺話衷腸。

大門以外去攀話，外人看見不排場，

俺到門里坐一坐，并不領他到內堂。

甲：不行！不行！

乙：春紅，咱府不准閑人出入，你是知道的，要是讓他進去，被國舅知道了，俺哥倆可是吃罪不起！

紅：哎！（唱）小孩子家沒多大，國舅知道也無妨。

甲：小孩？小孩也不行。

乙：我說老大呀！沒多大的個孩子家，咱讓他到那牆根底下說會話兒去吧！

甲：不行！屁股蛋上貼對聯，他算哪一門啦？

乙：人家和春紅是姑表姐弟呀！

紅：是嘛！（唱）誰家沒有親和故，會會親戚也平常。

乙：對！老大！咱就讓他進去吧！

甲：不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兒啦！

紅：（唱）你二人行方便我不相忘，綉兩個花荷包您把烟裝。

乙：老大，讓他進去吧。

甲：不行，不行，還是不行。

乙：不行？那！那咱倆分。

甲：分？分啥？

乙：咱分門。國舅派咱倆把守大門，兩個人兩扇門，你把那一扇我把這一扇。（向白）來吧！小貨郎，從我這扇門進去。（白進甲擋）

甲：等等！（向乙）我說老二，我不讓他進你讓他進，我把住這扇門，你叫他走那扇門，他這不是進定了嗎？

乙：進定了！一定要進。

甲：好人你落了，孬種我落了。

乙：你自己找的。

甲：那我怎麼怎麼冤吶？

乙：誰知道呢！

甲：來來來，小貨郎從我這扇門進去。

白：多謝二位。

甲、乙：咱還回到門房喝茶去吧！（甲、乙下）

紅：兄弟隨我來！（繞小場唱）

進了大門忙走動，手拉兄弟往前行。

將身來在二門外，

〔守二門小軍上。〕

小：（唱）上前攔住小春紅。

內宅外人不許進，你怎么領個貨郎到府中？

紅：（唱）哥哥不必怒氣生，春紅言來你是听：

小姐綉花缺了綫，命我門外買絲絨。

跑一趟他嫌色重，跑兩趟他嫌色輕。

小姐說自己挑揀才趁意，她命我把貨郎帶進府中。

小：（唱）你說這話我不信！先叫他在这里停上一停。

紅：（唱）可是你不叫貨郎進，小姐責問你應承。

小軍！你不讓他進？好，我可走啦，小姐要問你去應承。

小：我……

紅：你等着挨罵吧！

小：那！那你就帶他進去吧。

紅：我！我才不哩，我走啦。（假裝欲下）

小：哎呀！（向白）貨郎小哥呀！你別給我找麻煩啦，你跟她進去吧！跟她進去吧！

〔推白下，小軍亦下。〕

第 三 場

孫：（上唱大板）

孫秀英在冷樓眼淚盈盈，想起了全家人好不伤情，
家住在山西省洪桐小縣，白家庄上有門庭。

奴公爹姓白名歧号飛云，吏部天官保大明。

奴丈夫名字叫白玉，大号就叫白順青。

所生一女銀平姐，所生一男白金庚。

（轉二板）有一个年弟在宛平縣，七品縣令張九成。

他給俺老爺來封信，他叫俺領憑挂号到北京。

一家人行至在中途路，遇見了惡霸國舅李世龍。

狗賊子他仗勢把我搶，搶到他家要把親成。

奴家潑死要將他罵，他把俺打到冷樓受苦情。

我哭声丈夫難見面，我叫声儿女不应声。

孙秀英悶坐冷樓，但不知俺全家人何日相逢。

〔春紅，金庚上。〕

紅：（唱）春紅頭前把路領，

白：（唱）金庚后面緊相行。

紅：兄弟！前面就是冷樓，你可不敢進去！

白：却是為何？

紅：你不知道哇，白大孀為人烈性，自從李世龍把她打在冷樓。她見了男人是又哭又罵，你等等我先進去看看。

白：姐姐請便。

紅：（春紅進樓）白大孀！白大孀！

孫：春紅何事？

紅：樓下來了個賣絲絨的，你買些吧？

孫：唉！春紅！你看我到了什麼地步，哪里有心買這些東西！

紅：你綉些花鞋，給你那儿女送去不好嗎？

孫：我那儿女還不知是死是活，我給他送到哪里？

紅：如此說來你是不要。

孫：不要。

紅：我說白大孀，我打算綉個花枕头，借你的高眼給我配配色

綫行不行？

孫：配配色綫不大要緊，你將貨郎帶進府來，万一被國舅知道，咱的性命難保，

紅：咱不叫貨郎上樓也就是了。

孫：那又怎么看綫呢？

紅：你站在樓窗近邊，我在樓下舉起絨綫，你說好，我就要，你說不好我就不要。

孫：也好，你就去吧！

紅：是。（出樓，白金庚正往樓上張望）哎！兄弟！你怎么睜着傻眼光向樓上看呀？

白：這……

紅：兄弟！你是不是願意見見白大嬸？

白：姐姐叫我見，我就願見。

紅：你真會說話呀！好吧，你看我絲絨舉到哪里，你的眼就看到哪里，就能見到白大嬸啦。拿絲絨吧！（取紅絲絨）白大嬸，這扎朵紅花好不好？

孫：好。（取綫絲絨）

紅：白大嬸，這扎成綠葉好不好？

孫：好的。（取紫絲絨）

紅：白大嬸，這扎成紫杆好不好？

孫：好的，好的！

紅：兄弟，你看見了白大嬸沒有？

白：沒有。

紅：哎！你恁大一對眼睛，怎么不管用一點啞？（向樓一看）喲！怪不得呢，這個白大嬸就是沒露頭，人家怎能看見呀？我咋能叫她露出頭來。（想，故意地埋怨）可說是白大嬸呀白大嬸！自從國舅把你搶到府中，都是俺春紅伺候